

春

秋

正

義

四部叢刊續編經部

春

秋

正

義

上海涵芬樓景
印海鹽張氏涉
園藏日本覆印
景鈔正宗寺本

春

皇元君等言臣聞混元初闢三極之道今為醇德既醞六籍之文
著於星龜書淳於溫洛爰演九疇竈圖出於崇河以章八卦故
正範國天地墳塋陰陽道消四溟知周萬物所以七教八政垂烟
戒百王五始六虛貽徽範於千古詠歌明得失之跡雅頌表興
發凡由聖刑政之紀綱乃人倫之隱括昔雲官司契之后大紀遠
極之君亟步蹠不因質文有異莫不閑茲膠序宗以典墳敷稽古
以弘凡闡儒雅以立訓啓含良之耳目贊神化之丹青姪孔發揮
於麻荀孟抑揚於後馬邦述進成均之望鬱興肅載同升石渠之
業愈峻歷夷險其教不隊經隆替其道弥焉斯乃邦家之基王化
之本者也伏惟

皇帝陛下得一統明通三抚運兼天地之正齊日月之暉敷四術
而緯俗經邦體九德而辯方軌物御紫宸而訪道坐玄扈以裁仁
化被丹澤政洽函陵三秀六穗之祥府元虛月集圓巢閣之瑞史
不絕晉照金鏡而泰階平運玉衡而景宿麗可謂鴻名軼於軒昊

茂績冠於勛華而岳拱元為遊心經典以為至教出贊妙理深玄
訓詁紛綸文疏踏駭先儒競生別見後進爭出異端未辨三豕之
疑莫祛五月之惑故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孔穎達宏才碩
學名振南時貞觀年中奉

勅脩撰集加討數尚有未周爰降繙綸更令刊定勅大尉揚州都
督監修國史上柱國趙國公臣元思司空上柱國莫國公臣勣尚
胥尤僕射兼太子少師監修國史上柱國燕國公臣志寧尚書右
僕射夏太子少傅監修國史上護軍北平縣開國公臣行成光祿
大夫侍中夏太子少保監脩國史上護軍脩縣開國公臣李輔光
祿大夫吏部尚書監脩國史上柱國河南郡開國公臣褚遂良銀
青光祿大夫守中書全監脩國史上騎都尉臣柳奭前諫議大夫
弘文館學士臣谷那律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臣劉伯莊朝散大夫
國子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頤朝散大夫行
學博士弘文館直學士臣范義頤朝散大夫行
直郎守大學博士臣齊威宣德郎守國子助教臣史士弘宣德郎守

大常博士臣孔志約右內史府長史弘文館直學士臣薛伯珍兼
大學助教臣鄭祖玄徵吏郎守大學助教臣隨德素徵吏郎守四
門博士臣趙君贊秉務郎守大學助教臣周玄達秉務郎守四門助
教臣李玄植儒林郎守四門助教臣王真儒等上奏

宸旨旁摭群書擇尤氏之膏肓翦古文之煩冗探幽奧追索
連山之玄言彙括百家矣羅万有比之天象与七政而長懸方之
地軸將五嶽而永久筆削已了繕寫如前臣等字謝伏恭業慙張
禹盤盤庸淺懼乖典正謹以上劄伏增戰越謹言永徵四年二月
二十四日大尉楊州都督上柱國魏公臣元忌等上

春秋正義序

夫春秋者紀人君勤作之務是尤史所職之臣王者統三才而宅九
有順四時而治万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宝命昌於下故可
以享國永年令國長安然則有為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莫在祀與
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无罪盟舍協於禮樂勤順其節失則貶
其惠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意為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

於帝軒六經之道先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未尚矣但年紀既邈
无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赤
晉侯請隧於後禦僭名号者何固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
上替內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絕太子內韞大至逢時若此故去
之以法則无位正之以武則无兵賞之以利則无財說之以道則不用虛
歎衡眉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既不赦於已往莫击討於後昆因魯史之
有得失批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革袞之贈一言所黜无異蕭何斧之
誅所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矣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
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既興儒凡不泯其前漢傳尤氏者有
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農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為詁
訓然難取公羊穀梁以釋尤氏此乃以冠雙綉將絲綜麻方繫全圖
枘其可入乎晉荀叔元凱又为尤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孔氏之注
所謂子學乎毋以膠投漆盡欲勿合其可离乎今校先儒優劣尤氏
為甲矣故晋宋傳後以祀于今甚少我疏者則有沈文何蘇寬劉炫然
沈氏於某例粗可於經傳承継蘇氏則全不体本文唯旁攻貫服使

後之学者鑽仰无成劉炫其數君之內室為翹楚然聰惠辯博固
亦罕儔而探赜鉤深未已致遠其經注易者必具飾以文辭其理
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於伐性好非毀規杜氏之失凡一西
五十餘條修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还食其木非其理也
魚規杜氏義人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黃雀在其後案僖公
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註云郤缺稱人者未內鄉劉炫
規云晉侯称人與殼戰同案殼戰在葬晉文公之前可得云背喪
用兵以賤者告箕戰在葬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与
殼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哉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
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展其以漆箇丘來奔以公姑婢妻之杜云蓋
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婢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
成公之子公衡為質及宋逃歸案魯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
衡已亡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
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婢而妻庶其此等皆
其復歎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此諸事疏猶有觀

今奉勅刪定批以為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並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与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揚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已十六年又奉勅與荀修疏人及朝散大夫司馬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勅使範弘智覆更詳審內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万一焉

春秋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 頤達等奉
勅撰

春秋左氏傳序

正義曰此序顯同文多不同或云春秋序或云左氏傳序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而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

且有鄭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
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僕僕此社亦近復以此序作注暨其
不言叔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邈
晉老空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子罕相附隨而解之名
曰經傳集解是言內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後而叔之名釋例
異迥之說叔例詳之是其叔集解而指叔例安得內釋例序也序
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
子為晉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及內詩作序故杜亦称序之春秋名
吳經傳體例及已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
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公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夏之
晉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实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
史官必須記夏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田典禮經也言周史記夏之
變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周德既衰至後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
惡无章故仲尼所以修此經之意自孔丘明變經於仲尼至所修
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先傳之意自身而國史公

然後為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
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体自故發傳之体有三公三叛
人名之數是也言仲尼修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体至人倫之
紀備矣總言聖賢大義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
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已異於先儒自
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尽亦无取焉大明春秋
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謬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
云魯君子丘丘明作傳叔利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今授吳起
々授其子期々授楚人鐸椒々々作抄撮八卷授唐卿々々作抄
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曾晳告王
壞孔子曰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礼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
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蓋倉卒之難未及施刊及春秋丘氏立明所
修背古文旧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阿
間献丘氏及古文周官先武之老彭立丘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詔公
羊撫丘氏之學不立成帝時劉歆校讎書見府中古文春

秋尤氏傳歆大好之時至相尹咸以己治尤氏與歆共校傳歆略
後咸及巫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皆徇尤氏古字古言学者傳訓
詁而已及歆注尤氏別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
備焉歆以尤氏立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
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之不已非
也及歆親近宦建立尤氏春秋及己詩逸礼古文尚書皆列於学
官哀帝令歆与五經博士講論而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
移牘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郑興父子及歆創通
大義奏上尤氏始得立學遂引於左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
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与左氏作長義記鄭康
成箴尤氏青衿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尤
氏學蹟矣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史
曰司掌書曰史之官記復所為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為記復之書名
也正義曰後此以下至記之名也明史官記復之書名曰春秋
之意春秋之名往往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春秋

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襄公教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復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旧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称五帝有史官既有史官必應記夏但未必名力者春秋耳述周史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独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為春秋止解仲尼所脩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為褒貶之法也記夏者以夏繫日已別同異也既辨春秋之名又言記夏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未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夏故夏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夏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夏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夕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夕而无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夕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年之間

有日无月者十四有月无时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无夏昭十年十二月无冬二者皆有月而无時既得其月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存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无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無數改正何以可知仲尼无以後知苟是本文自闕不得因其闕文使朔日而无月如此之夥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々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至自有詳略何則案往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虽不尽皆日而皆曰名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夏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搜集其夏書之於策簡其精屢合其同異量夏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无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修改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臭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春日者凡六百八十夏自文只以上春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

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
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无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已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後後脩之曰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已尽得知其日月胥使奇日去其日月則或害良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旧有日者因而詳之曰无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为褒貶故春秋諸侯皆不以日月為例其以日月為義例者唯鄉卒日食二豆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与小斂故不昏日朞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胥无義例既不以日為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鄉仇是謂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鄉仇之喪公不与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夏之小失不足以敗人君自不恤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故岳戒於後无辭可以窮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有歷之紀朔是日月之合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

必記月朔之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之与不日
唯此而已月与不月傳本无至公羊穀梁之書道聽途說之學或
因或月妄生褒貶先儒溺於二傳橫內尤氏造日月褒貶之例故
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无褒貶而此序言史官記
夏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夏之体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
有委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
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之氣之精者為日劉熙釋名曰日賓也
光明威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為昼入則為
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之先後无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
世本云客成造歷大繞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
日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火者內水之氣
之精者丙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
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已半而及日與日相
會張衡吳憲曰日譬火月譬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先生於日之
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尽然則以明辰謂

春正集一
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為一時四時乃為一年故遞相統
攝紀理庶夏記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
月則遠近明也別內異者共在月下則內月之夏各繫其月則異
月之夏觀其月則異內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
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內異必須以月繫時者但
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夏唯須順敘時既管月不得不以
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
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
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非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記所記之名也 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夏主記
南時之夏之有先後須列有夏之年表異也始也夏繫日下年是
夏端故史之所記必先異其年以為夏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
四字以為書号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为所記之名也春先
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諸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
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總名魚举春秋二字其